

《桥滩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桥滩记》

13位ISBN编号：9787541140678

出版时间：2015-8

作者：龚静染

页数：24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书籍目录

- 江如璧玉盐似雪1
- 老桥下面是盐舟11
- 川省盐码头21
- 四望关上贾客行29
- 江浒一滩37
- 花盐街与宝庆街45
- 鹾官晏安澜55
- 洋员时代的隄乐盐场63
- “盐溉”小镇70
- “太和全”春秋78
- 盐业世家“吴景让堂”86
- 1938年的抗战盐都93
- 小域名票记102
- 故宫文物车运盐济陕纪事109
- 逃伶蒋叔岩119
- 陈蝶仙父子桥滩办厂127
- 隐者南怀瑾134
- 范旭东西迁记145
- 建设“新塘沽”154
- “永利号”小火轮167
- 黄海化工研究社琐忆174
- 深井故事187
- 科学小院里的爱情207
- 熊十力办学记213
- 民国画缘225

《桥滩记》

精彩短评

- 1、挺不错的地方史，可是读起来不是很有趣味，毕竟不算是文学性的作品吧。
- 2、写小地方历史非常好的一本书，人与事皆鲜活，史料扎实，文笔通透，读之多感慨和怅然
- 3、乐山朝佛，没有去五通桥。一个偏远的川南小城，却有着不寻常的奇闻异事。川渝大地皆故事。

1、一本独特的书，写一个小城的民国历史，这样的书好像国内还很少见。书中挖掘的史料很多是一手的，比起现在很多靠二手资料写的历史书真实、可靠。文字也好，叙述感性。图片也很珍贵，不少第一次面世，如孙立人将军的在盐务机构任职时期的照片，总之确是一本好书！

2、一个人对故乡，对儿时生活过的地方，都会有些眷念和怀想，一旦牵动，乡愁便万千萦绕，中国人无论有多么深浓的家国情怀，我都身同感受。但对于作家龚静染的故乡之思，我竟然有些惶惑了。乐山五通桥，是个川南小镇，龚静染在很多年前，就以散文集《小城之远》，娓娓深情地叙写了五通桥的人事风物。接着，又以长篇小说《浮华如盐》，浓墨重彩地铺染了五通桥百年盐业的历史画卷。两部文情俱佳的作品，似乎已经把作家对故乡的感情，充分地寄托和抒发了。没有想到，静染最近又一本新书——《桥滩记》出版，居然还是写五通桥的。写得更深入，更让人动心。一个作家不断地拿一个地方说事，就不仅仅是回忆和念想了。福克纳虚构的南方小县约克纳帕塔法，沈从文的湘西边城，莫言的山东高密，都成为了他们揭示人类生活与命运的独特世界。龚静染并没有企图展开这样的宏大叙事。他抽丝拨茧，钩沉发微，仍然是力求真实地呈现家乡五通桥的山水自然，人文风貌，历史变迁。细读《桥滩记》后，再联系上他前面的《小城之远》和《浮华如盐》。我觉得，作家是在对故乡的不断深入中，渴望获得自我确定和身份认同。一个活在异乡、活在喧哗躁动的都市、活在急剧变化的当代的作家，他必须确认自我生活的真实。这种确认，仅仅靠对当下现实的把握、仅仅靠内心的激情与想象，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他需要过去，需要一个具体而清晰的背景，或者说，需要可以和自然与全部历史连接的生命之根。对于龚静染，五通桥就是这样能够让自己从容面对生活、并不断生长的保证。在他的叙写中，五通桥山川美丽，又带有大化自然苍茫的气象和神秘。这是一个对自然有先天之亲的中国作家骨髓里存在。五通桥人杰地灵，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底蕴非常深厚。这也是一个对古老文化有铭心之爱的中国作家心神所承。而五通桥民风的彪悍淳朴，历史的兴衰沉浮，人文遗存的丰富和古雅，都与作家的人生之初千丝万缕。龚静染正是带着这种寻找和追忆，让五通桥的古今之变出现在笔下。无论大笔概写历史风云的轮廓，还是细微描绘述说人事与环境，都在不断地证明：这是我生活过的地方，这是我的地方。这种自我确定和身份认同，不是荣归故里，也不是“少小离家老大回”。虽然，作家的叙述是平静、朴素、甚至有些缓慢，文气之中，也有着经历过沧桑和精神修炼的从容与老辣。但是，当龚静染写下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对故乡过去的寻访和追忆，就都是自我对当代生活的见证与承担。因为如此，龚静染的自我确定和身份认同，复杂，纠结，在“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故乡形象，从岁月的弥漫风尘中，慢慢清晰起来后，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一个深情的诗人对于消失、沉沦、残暮的伤感与浩叹。是的，龚静染用诗人的全部细腻、敏感和痴情，沉浸于故乡的往昔。山川依旧，物是人非，逝水年华中的故乡已经老去。曾经承载了数百年盐业辉煌的渡口只有涛声依旧；记载了无数风流人物的公馆祠堂，只剩下残破而孤零；当年明月照耀下的多少舟桥，也在寂寞无人处，或早已不见踪影，或破败于荒草弃路……当然，一个有着理想主义光辉的诗人，常常对现实有彻骨之痛。龚静染除了在寻历之中，不断地让我们看见人的真淳与坚定，不断地让我们感动于山川之美，他还不断地在历史中让昔日的故乡重现。是的，江山可以异代，但文化之香，自然之美，人性之淳，在《桥滩记》中却是永恒的。

3、一本独特的书，写一个小城的民国历史，这样的书好像国内还很少见。书中挖掘的史料很多是一手的，比起现在很多靠二手资料写的历史书真实、可靠。文字也好，叙述感性。图片也很珍贵，不少第一次面世，如孙立人将军的在盐务机构任职时期的照片，总之确是一本好书！

4、按：2015年10月22日，应龚老师之邀，回五通桥丽源宾馆参加了《桥滩记》新书发布会暨桥滩文化研讨会。以下文字是发言稿再修改而成：中国大地上有一些原本不为人所知的小地方，因作家的妙笔而被醒目地标注于国家的文化版图上，如沈从文的边城、孙犁的荷花淀、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作家们往往并不是为了该地而写该地，而是借该地反映自己的世界观、倾诉自我的情感，可谓无意为之，实则成之。还有一些地方，凭借古代文人的奇思异想而天下扬名，如湘西武陵源；云南中甸更将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香格里拉彻底坐实。这些故意为之，促成了无中生有。现在又出现了一类作品，出于关怀历史和干预现实的目的，为了地方而写地方。它们用文学给地方树碑立传，使默默无闻的、却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地方重新焕发生机，如岱峻的《发现李庄》，又如最近出版的龚静染的《桥滩记》，后者描写了抗战时期民国盐业重镇五通桥的历史。五通桥，位于成都平原的最南缘，名声远不如在行政上与其平级的峨眉山，更不如其所属的乐山。然而，五通桥在盐业史上却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五通桥凿井制盐始于秦代，明朝中期后逐渐兴旺，清道光年间达到鼎盛，咸丰年间川盐济楚，桥盐专销湖北五府一州，五通桥雄踞“川省第一场”的位置。虽然自贡后来居上，但五通桥还是四川地区重要的盐产地。民国时期，桥盐的销售范围仍横跨川滇黔渝。1938-1941年，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在桥办公，五通桥不仅向大后方不断地输送盐源，而且成为全国盐务管理的中心。如今，五通桥盐产量已超越自贡，是四川省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中国西南盐业重镇，在《中国国家地理》2011年3、4期盐专辑关于四川井盐的文章中却仅有一处蜻蜓点水般地提到了它的名字。另外，抗战时期，天津塘沽碱厂、黄海化工社迁到五通桥，各界文化名流汇聚于此，使五通桥一时成为科技、文化的荟萃之地。然而，这段历史也几乎寂寂无闻。为什么五通桥的声名与其地位竟不匹配到如此程度？五通桥处于两大千年古郡乐山、犍为的交界处，历史上政区变更频繁，直至1951年才独立建制为五通桥市，隶属乐山专区，之后一直是乐山辖下的市或区。行政建制的不确定和附属性质，导致文化上的不独立和短视。关于五通桥的描述散落在《华阳国志》、《嘉定府志》、《犍为县志》中，只言片语无法构成完整的五通桥。直到20、21世纪之交，才有了确立其历史地位的《五通桥区志》、《五通桥区志续编》、《五通桥区年鉴》。而官方修纂的史志，仅能提供历史的大框架，且流传范围较小，实际影响有限。加之，在短短的几十年岁月中，很多关于盐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被五通桥人自己抛弃，辉煌的历史也随着记忆和口传的消亡而湮没了。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要有实物的承载和文字的流播，才会进入人们的记忆，成就为历史，积淀为文化；否则，哪怕是意义重大的事件，在时光流转中也会被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五通桥就只有沉寂，再沉寂。在时代车轮飞驰中被颠落满身珍宝，这是诸多五通桥式小城的共同命运。五通桥不仅失去了声名外播的资本，也面临着地方认同、自我认同减弱的危险。如果缺少文字记录和流传，五通桥人如何知道当年此地发生过什么，他们祖先怎么生活的呢？如何明白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呢？古印度那么高度发达的文明，历史文献毁于战火，以至于现在的印度人想要了解古印度历史，还要到中国来找玄奘等僧人带回中国的典籍。人，都愿意明明白白地活着。总要有人出来打理荒芜的文化园地。终于，出生于五通桥的作家龚静染来了，挽起袖子，憋一口气，用十年时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满天下地跑，四处寻访文献和历史亲历者，搜罗到不少宝贝，于2008年出版了《小城之远》，今年又出版了《桥滩记》。五通桥在地方史志之外，增添了内容详尽扎实的民间历史随笔集。历史随笔往往生动活泼、趣味性强，能够提供史实细节、普通人的历史经验、观史的情绪以及作者个人的历史观，可以补充“大而正”的地方史志，《桥滩记》正是如此，我们可以举几例而窥一斑。《五通桥区志》中有对著名京剧演员蒋叔岩来桥生活和演出的记载，只一百来字。在《桥滩记》的《逃伶蒋叔岩》一篇中，作者通过对蒋叔岩的访谈，将这位京剧名伶成名、逃婚、埋名、复出等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将五通桥与这位名家的缘分写得非常感人。看了《桥滩记》，我们就对五通桥这段戏曲史有了更细致生动的理解。如果说《区志》架构起历史的骨骼，《桥滩记》则丰满了历史的血肉。再如写竹根滩的“太和全”建筑。《区志》是将太和全当作优秀民居来介绍的，描绘了其面积、特色建筑。《桥滩记》中《“太和全”春秋》将《区志》当中“占地6000平米”这几个字演绎成一个有趣的故事：夜晚进了太和全的小偷为了不迷路，就在自己经过的地方都点上一根香，恰巧有个丫头起床上厕所，发现了香头，没有声张，把其中的几个香头掐灭了。小偷只有等天亮束手就擒。这样口头流传的小故事不便于被史志记载，但随笔中却可以多多地写来，形象地表达“6000平米”是什么概念。《“太和全”春秋》还写到主人贺家发家、发展、鼎盛、衰落的家族历史，颇有兴亡无常的慨叹，用情绪填补了志书理性表达的空隙。《桥滩记》不只是在挖掘、描述历史，也是在阐释历史，表达个人的情感和历史观。在《桥滩记》“目录”之前有三幅图，第三幅图是一幅五通桥的“个人地图”。从科学意义来讲，地理布局、比例尺等等都不是很准确，但是它代表了一个普通人对五通桥的记忆和情感。这位抗战时期在五通桥居住过的金执老先生，一笔一划地标出他记忆中的尼姑庵、熬盐房、河中巨石、道观、盐井、三公世第，这些是第一幅图“《犍为县志》中的五通桥”、第二幅图“川南盐务稽核所英国人绘制的犍乐盐场图”所没有的。这三幅图表明，五通桥既是官方志书中与众多其他地名并列的行政区域，也是曾经被迫开放的盐业经济区域，同时还是所有五通桥人的故乡，它的每座山每条河每座桥在每个五通桥人的心目中都是有温度的。对普通人来说，这些景观才是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标志性景观，才是他们魂牵梦萦之处。这也正体现了作者的历史观：普通人的行为和情感，也构成了历史。可以看到，《桥滩记》既是史学考证，又是文学创作，既涉及文献爬梳，又融合了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的方法，任何一点都不容易。先拿文献来说，作者搜集的文献材料种类繁多，史志类的有《明史》《清史稿》《华阳国志》《嘉定府志》《嘉定州志》《犍为县志》《四川盐法志》等，档案类的有民国时期

《桥滩记》

、共和国时期的各类公函、报告、信件、图片，文学类的有来桥名人的诗歌、随笔、游记……龚静染是一位现代新诗诗人，却按捺了灵敏跳脱的诗心，去细细爬梳繁琐枯燥的材料，若没有炽烈的心中之火，怕是难以做到吧。再说口述史，国际学界普遍把做口述史视作烧钱又费力的技术活儿。设备费、路费、餐宿费一大笔花销自不用说，一大堆困难会接踵而来：信息源错误或极难追踪，在世的知情人急剧减少，年老的被访人头脑或口齿不清……访谈者自身要有很高的访谈技巧和史学修养，才能辨别和及时纠正访谈对象的错误，才能保证口述材料的客观呈现。龚静染花自己的钱，尽个人的才，办大家的事，最终才奉献出既有史学品位，又有文学趣味的《桥滩记》。自此，五通桥人茶余饭后，可以在黄葛树下摆些“当年川盐济楚哦哟霸道”、“老龙坝的石头房子如何资格”的闲龙门阵了；中学生们不仅知道天府之国、乐山大佛、峨眉山月，还晓得在作文中写一写五通盐都，引一引“烟火万家人上下，风光应不让西湖”了；流寓外乡的“桥胞”也能够在月黑风高夜，一盏孤灯之下读些“老桥盐舟”、“四望商贾”之类的美文以偿思乡之情了。五通桥的历史文化通过这样的努力，正一点点丰满起来；中国的文化版图也因此鲜明地标注出五通桥的位置，召唤众人近距离观看、聆听和体悟，并等待后来人浓墨重彩地反复书写。

章节试读

1、《桥滩记》的笔记-老桥下面是盐舟2

“老桥”附近有个红豆坡，它是过去“五通厂”的旧址之一。现在看来，它跟其它地方的乡村没有任何区别，田里土中种满了农作物，一望无际的青翠。但是，很多当地人知道，他们的地跟其它地方不大一样。为什么呢？这里有很多炭渣坡，都是当年制盐留下来的。据当地老人讲，过去此地有“三多”，牛多、灶多、人多，不分白天黑夜，炭进盐出，全靠人力搬运，晚上不用点灯，到处灯火通明，一片繁忙景象。

如今我们见到的“老桥”简陋矮小，加之印石沟里的河水不丰，已看不到一点舟楫的影子，“老桥”就像个荒村野叟，要不是“老桥”附近有一条街道，人们可能早就将它忘记了。当然那条被称为“老街”的街道也是因桥而兴，由于“老桥”的特殊历史，这条看似普通的街道也有它不平凡之处。

这是一条寂静的街道，行人稀少，很少有汽车通行，只是偶尔会有一辆摩托从前面的弯道处突然驶来，并迅速擦身而过，但老街很快又恢复了原有的寂静。街上有几家茶铺，里面有人在打牌，是当地的字牌“贰柒拾”。也有人抽叶子烟，很呛人的那种土烟，抽这种烟的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吧嗒吧嗒的吸着，然后随地吐着浓痰。有几条土狗在街上闲懒地东闻闻、西嗅嗅。街道两旁多是清、民时期的建筑，除了个别人家作了一些修缮之外，几乎都保持了过去的样子。由于年久失修，一些看起来岌岌可危的木结构房屋已经倾斜得厉害，随时好像有坍塌的危险。

不过，在老街附近还能见到不少盐业的痕迹，比如盐务税警队的洋房、盐区医院、盐商的私宅公馆等，时时提醒游人这里曾经是个产盐巴的地方，你会在不经意间发现历史的痕迹，感觉到在这个曾经融汇了各种生活形态的地方，仍在散发出古老的气息。

老街上有不少建筑能看到富有特色的签子门，矮矮的腰门用木条竖排成的扇形，上面有花格装饰，那是为了通风和挡住牲畜而建的，签子门似拦非拦，随意敞开，老人在门边竹椅上抽烟，小孩爬在门槛上玩耍，可以说门里门外都是生活情趣。签子门在老街上还保留了不少，虽然都已经陈旧发黄，但韵味却是独特的。试想，吱嘎一声，从门里走出一个水灵灵的妹子，时间或许会定格在某个恍惚的瞬间，也许是清朝、也许是民国，也许就在现在。再看那些房屋的外墙，有木板的，有青灰砖的，有河中卵石砌的，也有竹编夹泥的墙，它们的色彩错落有致，但秘而不宣，正午的阳光在墙上慢慢地移动，飞鸟的影子落到了上面。还有那些各种样式的窗子，窗扇上有不同的图案，方格的、直棂的、回字形的、菱花形的、冰裂纹的，一定会把你的眼睛看花。而在窗子下，或许正有个读书郎，微微熏风正吹着他清秀的面容。1925年春，刘伯承因在五通桥养伤数月，住在当地盐商张富安的家里，在他的诗中也留下了这样的记忆：

园林暮色满，仕女踏青时；
诚恐名花落，匡扶不上枝。
峨眉沉香里，欲往滞犍为；
君自家山间，琅琅回有诗。

在老街上慢慢地走着，沿岸的榕树枝繁叶茂，掩映着那些古老的房屋。但老街的时光是任意流淌着的，一年一年，一日一日。走在这样的街上，人的整个心境很快就凉了下來，是的，也就是在短短百年时光里，一条繁荣的街道已经彻底落寞，而旁边“老桥”下那些盐舟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当周边的景象都已面目全非，我们又在哪里去听“琅琅回有诗”呢？

2、《桥滩记》的笔记-江如璧玉盐似雪1

江如璧玉盐似雪

五通桥是岷江边上的一座小城，榕树成荫，白鹭纷飞，远处的二峨山时时涌来苍茫之气，而若天气晴好，它就会变成了天边一根细细的银线。

去过五通桥的人总会对它独特的印象，清人吴省钦过江时就曾写下一诗：“盐井冬留策，渔家

霁著蓑。果然风物好，有女亦曹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山清水秀、女人淳朴善良的地方，在古代舆图上却是个空白。

这事得慢慢道来。1950年以前，五通桥境域一直在四川犍为县的辖地内，这期间也穿插有几个历史上曾经出现后又废弃的遗县，如大牢、应灵、玉津等，可以说是几经变迁。但在历史上出现的区划更替中，最能跟现在的五通桥重叠的是玉津县，它是隋朝大业十一年（615年）从犍为县里分出来的一个县，“分县地置玉津县”（《嘉定府志》）。由于这个县覆盖了现在五通桥的大部分境域，可视作五通桥的前身，也就是说，小城五通桥在一千三百年前就独立存在过一次，只是它的名字叫玉津。

为什么取名叫玉津县呢？“玉津者，以江出璧玉，故名。”

为什么要出璧玉呢？清人张传耜的诗句可作一解：“成都城外濯锦江，岷峨雪消初滥觞。嘉州以下合黎雅，入犍为境尤汪洋。”（《玉津观涨》）

到了唐代，玉津县的建置基本没有变化，仍然是一块紧邻夷区的边地，“犍为玉津之间地旷而人稀，民良而俗朴。”（《元志》）但到了宋代情况就变了，北宋干德四年（966年），改玉津县为玉津镇，重新并入犍为县，玉津这个名字也从历史的版图上消失了。

玉津虽然不存在了，但当年的玉津县令宋白却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学问宏博，后来官至吏部尚书，被誉为“北宋五凤”之一，可以说史书里记载他的比记载玉津县的还多。宋白好酒，是个性情中人，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他也好游，“梅雪初销腊酒香，嘉州属县且寻芳”（《玉津春日》），文人的德性他身上全有，所以玉津虽然远在西南边陲，离京师遥不可望，宋白倒也逍遥自在。但对于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来说，小小玉津还不可能让宋白一展抱负，偶尔也会感到一点“玉津县里三年闷，金粟山前九月愁”。

宋白在玉津县当县令的时候，有何政绩已无从知晓了。但他在任中“与峨眉县令杨徽之、洪雅人田锡雅相善，文酒之会无虚日”（《宋史事略》），后来宋白、田锡都在朝廷做了高官，但他们仍然很怀念在玉津的相聚一场，田锡就曾写有“翠忆玉津官舍竹，繁思金马故城花”来表达对往昔的思念之情。

但就在宋白离开玉津县不久，玉津在重新并入犍为县后，原玉津县治地就渐渐废置了。不过就在这一时期，其辖区内出现了点新的东西，也就是关于盐的记载：“男事农桑，女勤纺织，杂处居民多务煮海。”（《嘉定府志》）就是这个“多务煮海”，反映了当时玉津地区的某种生活状况，也说明玉津县与其他地方的细小差别。这里除了农耕之外，已能熬波出素，而正是这些零星稀疏的制盐活动，在后来的七百年后演变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盐场景象，这可能是宋白永远也想不到的。

“江出璧玉”尽管后面还经常被人们津津乐道，但因无任何历史细节可充稽考只能当作一个美丽的传说。这时候，人们更多的关注的是这块土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地出盐卤就成了发生在这里的真实故事，取玉津而代之的是五通桥，在时空稍稍飞跃了一下后来到了明朝，当然那时还没有五通桥这个名字，这里只是为了记述的方便才提前将五通桥说了出来。那么人们可能要问，五通桥到底是个什么地方？这个盐的故事是怎么出现，又是如何延续下来的呢？

在明朝万历《嘉定州志》的“杂收志”中，记录了元朝皇佑年间当地两件离奇的事情：一是“皇佑元年（1312年）嘉州有禾一茎九穗”；二是“始创筒井用圆刀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这是嘉州历史上最早出现关于新凿盐井技术的记载，因为当时的人大多还只“知食盐而不识其法”。

在清朝康熙《嘉定州志》中，记载出盐的地方只有一个，叫红岩山。“红岩山在马安山之下，州治东南十五里界犍止。此山色正赤，产盐，商、灶丛焉。”红岩山上有盐场，称红岩铺。但这个地方不同于一般的乡场，在记载这个小地名的时候，州志中专门加了备注，说此地“货无奇物，口用之常而已，此有名者，其他时兴时废，不可殫书。每有神会则移而就之，谓之赶会。城中亦赶集焉，颇盛于场，然亦无奇。”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记载，为什么呢？撰史者觉得红岩山跟其他地方确实有些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它有盐这个东西，但想好好将它写在史书里呢，又觉得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不过尔尔吧。

其实，这个让史官颇为纠结的地方就在现在的五通桥地界上。而这样的尴尬也同样出现在对五通桥盐史的描述上。

前面已经说了，在明朝以前，史书上是查找不到五通桥三字的。到了清朝嘉庆年间，《嘉定府志》的“方舆图”中才出现了一个相近的名字“五通厂”，其实“五通厂”就是五通桥的前身。当时的五通桥跟上面说的红岩山一样，都是这个地区正在兴起的盐场，人们对它们的好奇和漠视是一样多的。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设五通铺，传递公文，说明此地有了通讯功能，是城镇兴起的标志。

而改变这一切的，就是那个“口用之常”的盐。

五通桥地区凿井制盐始于秦代，但真正慢慢兴旺起来是在明朝中期以后，那时凿井制盐、熬波出素才渐渐成为了五通桥的主业，农民纷纷到盐井里做工，加入了“灶籍”，成为了盐丁，他们认为这比种地强，“日取酬值，可以食五日”（《嘉定府志》）。他们在盐井上做工虽然辛苦，但“每日四十五文工钱，按月支給，同桌吃饭，平等称呼”（《四川盐法志》）这进一步说明早期的盐丁比农民的日子确实要好过得多。

盐灶一兴，就有了后来的“五通厂”。由于五通桥在犍为辖地内，就有“犍为之盐，洪雅之茶，商车贾扁，络绎相寻”（《嘉定府志》）的说法。“五通厂”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嘉庆十八年（1813年），犍为知县王梦庚写过首《观凿盐井》的长诗：

地脉灵谁测，天根巧独探。寻源窥一线，论价溢双南。波静凝熬素，烟腾荡蔚蓝。盐形夸虎似，泉眼借驼驮。雷奋黄金鑿，云搜白玉龙。半规循曲坞，百丈浚寒潭。虹影连蜷注，星光的含（原注：竹条悬鑿，引机以凿口仅数寸）。鑿（古代一种铁制刨土工具）穿泥滑滑，锨剔草氍氍（氍氍，细长的样子）。修纜沓青条，圆机斫紫楠。侧听凭巧匠，斗捷驾连骖。勿惜泉迷九，流欣峡倒三。卤浓争置缶，沙净罢倾蓝。辨水阴阳判（原注：浮面淡水曰阳水），逢源左右谙。瓮（井壁）深千竹引，波满万钟涵。提瓮辞贤妇，牢盆集健男。转车迟误蚁，抽茧曲逾（原注：凿竟即悬筒以汲）。橦竖遥分缆，藩周密结庵。积薪威渐盛，燃石力能堪。冻讶冰痕似，堆惊雪影惭。霏微夸玉屑，磊块杂瑶参（原注：卤牛干如沙如块曰花盐。一种簸箕）。凿出横阶础（原注：煎成，凿出如础石曰巴盐），舂余列盎甌。水精佳种别，阿鹊好歌贪。梅和羹能作，专调鼓其。桃花凝翠簪，青子俪黄柑。收幕喧清夜（原注：长夜汲卤曰夜班），瓶驻碧岚（原注：筒或坠井则停汲，取筒必费旬日之力）。官山谋溯管，盈谷善师聃。问火义之帖，征油楚客谈（原注：油井明正德间始著，李时珍谓即石脑油也）。估商豪舴舢，灶户困鹑。蜃蛤饶同利，鹹醃味独酣。不穷资井养，稼穡最为甘。

3、《桥滩记》的笔记-坐船去桥滩（代自序）

坐船去桥滩（代自序）

龚静染

当年，母亲曾经告诉我她参加工作时，是从泸州坐船到的五通桥；后来父亲去世后，我清理他的日记，看到他第一次从乐山到五通桥也是坐的船。可以说，我的家最初就是两个青年男女从不同的地方坐着船到五通桥来安下的，当然，他们后来成为了我的父亲母亲，而我的童年也多出了些风浪的摇晃。

过去的五通桥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小城有不少的井架，井架矗立在山间，视管里的卤水如脉络一般流淌，好像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咸的味道。当然，五通桥不止是个产盐的地方，也是个春天里遍地落满了黄桷苞儿的地方，还是个可以让我望着江中的漩涡沉迷下去的地方。

五通桥旧称桥滩，相对于相距两百里水路的成都来讲算是个边城，当时从九眼桥坐船去那里要用两三天时间，这还是顺水下行。五通桥位于岷江边上，唐宋以来不少诗人都在这一带留下过诗篇，来抒发江上的孤怀与愁绪，所以五通桥具备了很强的文学地缘意义，值得文人墨客们驻留。很多年前我准备着手以五通桥为背景写部小说，便开始查阅大量的文献档案资料，也走访了不少老人，不经意间也留下了些琐碎小文，经年积累也有了一点模样，里面的小故事可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本书以桥盐和永利黄海为主要脉络，意在呈现清、民时期川南小城五通桥的全貌，我认为这一时期是五通桥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盐业资源的优越以及抗战带来的人文荟萃，成就了这座小城一段辉煌的历史。就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而论，说四川是北有华西坝、南有五通桥并不为过，而这样的历史如果不是因缘际会，恐怕再难找出合理的解释。当然这不是本学术专著，并非要刻意论证某种说法，最多仅仅是为历史这座大房子捡几颗榫头和楔子而已。

但是，当我把这些零散的稿子重新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却有些恍惚：我笔下的是不是过去的五通桥？是不是记忆中的那个川南小城？不知道谁说过，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我想五通桥也难逃其中

。世间的变迁早已击碎了温热的情怀，此时非彼时，此小城已非彼小城，所以在书稿既成之际，更加惶惑这一本薄书实无多少用处。

当年，民国教育家候鸿鉴先生在五通桥时写下过一段日记：“闻舟子解缆摇橹呼唤声……迨曙光已透，觉滩水声盈耳，舟且摇动不定。”这正是水乡五通桥的韵味，而这样的文字让人怀旧。我想，如果要回到过去的五通桥，就只能坐船回去，像候鸿鉴一样，像我的父母一样，而这船也一定是满载着乡愁。是的，坐船去桥滩，坐船去我们的童年。

2015年元月21日于成都

4、《桥滩记》的笔记-老桥下面是盐舟1

五通桥是个水城，岷江和茫溪从它身边流过。江上有不少渡口，其中玉津和东沮津这两个渡口最为有名，为《华阳国志》中所说的“蜀中七津”之一。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云：“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五津”即为长江到犍为一段的五大渡口，再加上玉津和东沮津即为七津，“江水入犍为有二津，曰玉津、东沮津，与蜀都五津通为七津。”（清嘉庆《犍为县志》）

岷江过境，五通桥这一段当地人叫大河，小时候去岷江边玩，就说是去大河坝。但岷江给我们的印象像是在城外，而城内的生活是在两条小河之间。以四望关（即东沮津）为界，左边是茫溪，右边是拥斯江（岷江支流），四望关正好处在两条江的汇合之处，风景秀丽，如撒开的扇面。河面中间一条线，左右清浊分明，又像是拼接的两块布料。

有江有河，自然不会少了桥。

小城五通桥在历史上曾经修过不少桥，可惜多不存在了。有详细记载的只有一座，这就是在清朝乾隆年间修的“丰乐桥”：

“四望溪有二源，一发荣县，一发井研。自三江镇合流，西至王村岸渐高、水渐急。而场东狮子桥为盐厂孔道，自国初来累圯累修。丁亥秋霖潦暴发，桥乃十去四五。岩头寺僧普闻集众议之，有谓补葺之费减易成者，有谓增高之事半功倍者。僧曰：‘不然，夫水浮于桥则冲激而易损，桥浮于水则镇压而难摇，若因循苟且，是以有用之财投诸不测之渊也。今修桥非高出两岸，无以垂远。’闻者有难色。僧曰：‘度斯桥之费数千金耳，若合数千百之人结数千金之缘当无不可为者。’众以为然，倾囊乐输，得金如数。”（田叔虞《丰乐桥记》）

这篇《丰乐桥记》出现在清嘉庆《犍为县志》的“艺文志”中，讲的是和尚集资修桥的故事，本来按说像修桥补路的事情应该放到“营造志”中，当然也最多是留个名字而已，可能是生动的故事让桥得以记载下来。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在岩头寺和尚的鼓动下，一座“为墩者八，为拱者七，高三丈三尺，宽二丈二尺，长二十有三丈”的桥修了起来，“落成之日，观者如堵”。建好后，又在桥上盖了十九间亭子，费金三千二百贯，最重要的是这座桥的修建是因为疏通盐厂孔道，以便于盐舟的出入。

现在五通桥尚存的最老的桥叫“老桥”，建于清朝乾隆时期，“老桥”是民间的叫法，它的正式名字叫普济桥。在考证中，它是唯一与五通桥这个地名相关联的桥，普济桥边有座五通庙，有人就认为普济桥就是五通桥的前身。这座不足二十米的三拱石桥比同代的丰乐桥小得太多了，但它却是桥盐历史的见证者，目睹了五通桥盐业的兴衰沉浮。

听老人们说，“老桥”过去是座廊桥，上面盖有木楼，有茶房酒肆，廊柱上有对联题匾。但现在桥上的建筑早已不存，虽然桥仍在使用，却像座不起眼的乡村小石桥，桥下蔓草丛生，早不见昔日的气度。不过，“老桥”在五通桥的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五通桥的得名跟它大有关联。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五通桥”这个地名源自“老桥”和“五通神”，是两者的结合，《中国地名辞源》中也是这样认为的。有人推测，“五通神”可能是淮扬一带的盐商带来的，明清时吴俗有“三好”：斗马吊牌、品河豚鱼、敬五通神。“五通神”主管瘟疫，当时的盐商最怕牛瘟，所以对“五通神”是崇拜有加，而“五通神”就供奉在“老桥”附近的“五通庙”（此庙现已不存）中，由此便有了五通桥的称谓。

其实，五通桥作为城镇的历史并不长，但它可查的制盐活动记载却可以上溯到秦朝。当时蜀郡太

守李冰就曾在境内凿井造盐，当然他也不是只在此地凿井，实际上李冰曾经在很多地方都找过盐，比如华阳、双流、仁寿等，那时的人们对盐脉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后来，四川井盐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后才渐渐清晰了起来，那就是从平原到丘陵地带的过渡，盐矿带的发现逐步集中在威西一带，而五通桥就正在这条矿带上。那么这个时期主要是什么时候呢？应该主要是明朝以后，可以说明朝是川盐主要盐场的形成时期。到了清初，就更集中了，前几名分别是蓬射、犍乐、富荣、井仁等盐场。又过一百年，咸丰以前，犍乐盐场超过了川内其他盐场，一跃成为第一场，而“老桥”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老桥”地处五通桥两河口，是通往“永通盐场”的入口。“永通盐场”也称“永通小井”，是五通桥盐区最早的发源地，也就是之前说的“五通厂”一带，附近约方圆十里是岷江地区主要的盐业生产区域。当年，“老桥”下船筏穿梭，桥上人来人往，一幅繁华景象。到清朝咸丰年间“川盐济楚”的时候，盐的生产、销售大增，重新又在两河口、花盐街一带形成了盐业集散地；“老桥”名声大震的时候，五通桥的雏形才开始真正出现。

“老桥”之后，五通桥又出现了好几座桥，以致于后来有人说五通桥的名字是因为有五座桥，其实这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实际上“老桥”就是五通桥的前身，只是后来五通桥成为了一座城，而不是单单一座桥。就其重要性而言，这座小石桥也是其他桥不能比的，因为它的功能是因盐而生的，没有盐可能就没有这座桥。但自从有了“老桥”以后，“老桥”就承载起了盐和这一地区的盐业文明，可以说，桥盐就是因这座桥而命名。

也就是在“老桥”建成前后一百年时间里，桥盐进入快速发展期，我们从嘉庆版《犍为县志》的一段文字记载中就能清晰地看到桥盐是如何逐年兴盛起来的：

“乾隆十四年，请增水引一百张，行九姓司；陆引二千一百张，行滇省。十五年，请增陆引一千五百六十六张，行滇省；水引三百三十六张，由永宁行黔省。十七年，请增陆引二千一百一十一张，行滇省。十九年，请增水引一百五十张，由永宁行黔省。二十一年，请增陆引七百张，行本县；水引三百六十张，由涪州行黔省。二十二年，请增陆引六百七十张，行本县；水引一百三十二张，行长乐。二十八年，请增陆引六百五十张，行本县。二十九年，请增陆引二千八百张，行滇省。三十三年，请增陆引九百张，行本县；水引二百九十张，由永宁行黔省。三十五年，请增陆引九百三十张，行滇省；水引一百张，由永宁行黔省。三十六年，请增陆引三千一百六十九张，行滇省；水引二百九十张，由涪州行黔省。三十七年，请增水引三百八十二张，由綦江行黔省；三十八年，请增水引三百五十张由永宁行黔省宜恩等处。三十九年，请增水引二百十四张，由涪州行黔省。四十一年，请增水引请增水引二百六十张，由涪州行黔省。四十二年，请增水引七百六十八张，由涪州行黔省。四十三年，请增水引二百二十张，由永宁行黔省。四十五年，请增陆引一千八百张，行滇省。五十年，请增水引一百七十八张，行长乐。以上共增陆引一万七千三百九十六张，水引四千一百三十张；水引每张征正税银三两四钱零五厘，陆引每张征正税银二钱七分二厘四毫，水陆二引共征正税银一万八千八百零一两三钱二分零四毫，按年征解。”

这段文字详细记录了从1750年至1787年的37年间，五通桥盐灶、盐引、税额的增加数量，既是乾隆时期五通桥盐场发展的脉络图，也是一份地方盐卤生产运销的清单。当时的陆引每张为4包，每包重115斤，每张重46斤；水引每张为50包，每包仍重115斤，每引重5750斤。也就是说在37年间，盐产量一下增加了2400多万斤。这些盐主要行销云南、贵州及四川的州县，可以说“老桥”下的盐舟就曾承载过这些源源不断运往外地的盐斤。

当然，随着“五通厂”的盐卤一开，四川盐业的格局也为之一变：“其在四川，始以潼川府之射洪、蓬溪产盐为旺，嘉定府之犍为、乐山、荣县，叙川府富顺次之。不数年，射洪、蓬溪厂反不如犍、乐、富、荣。”（《清史稿》）。

5、《桥滩记》的笔记-江如璧玉盐似雪2

文字如此深奥难懂，也难为了这位县官，硬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才说出了个子丑寅卯，但我们得承认这里面包含了复杂的制盐工艺和劳动场面，是一首详细介绍井盐制盐全过程的诗作。其中如“鑿”、“鑿”、“鑿”、“鹹”、“鹺”等都是盐专业用字，包含了特定的意思。王梦庚所见的凿井场

面在“五通厂”一带是很普遍的，那时候满山遍野都是井架，高高低低、层层叠叠，“至乾隆五十一年陆续新增盐井一千一百二十二眼，煎锅一千六百一十七口”（嘉庆版《犍为县志》）。其实，早在嘉庆七年（1802年）前，上一任犍为知县程尚濂在五通桥观煎盐时就写有“轮囷推出炮车云，十里晴岚冻成墨”的诗句，形象地勾画了当年的盐业景象，同是犍为知县，文笔竟然如此迥异也是有趣之事。

当盐井一兴，之前的桑梓历史就退居到了幕后，一个工商业形态的东西出现在了历史的描述中。但一个城镇由“厂”而始，这种情形可能在中国城市里不多见。一般来说，先依靠土地而逐渐形成村落，进而成为集市，最后演变成城垣。但“五通厂”的出现依托的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是不是可以将它视作是一个古代的工业开发区呢？

在字源考证里，“商贾”的“贾”字出于古代的“卤”，可以看出商人同盐的关系。但在那个时代，商重于农常常被认为是本末倒置的事，而五通桥盐史上就曾经为这样的问题产生过争论。从凿井制盐成风之始，便有人认为农民去“烧盐”是不务正业，“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为此，嘉州府一个叫余承勋的官员就曾经在一篇《理鹺说》中申辩：“擅山泽之利而资其用于公家者，灶业也。……民以熟盐之道，而且公私利之，其解池之南风已乎！”想来这个余姓官员一定是改革开放派，不然他也不会去说冒天下大不韪的话。

其实清朝皇帝早就看到了兴盐的好处。清以降，大兴盐业的风气日盛，朝廷支持民间办盐业，“令民穿凿盐井，永不加课”。“五通厂”就在那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成为了早期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的地方。当年五通桥民间曾有“百猪千羊万担米，当不了桥滩一早起”之说，这句话的得来并非夸张，当时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五通桥很快成为了在乐山与犍为之间的一个新兴城镇，人口之多甚至已经超过了犍为县。《犍为县志》中就记载：“五通桥盐泉大旺，日需煤数十万斤，水运陆负，日活数万人”。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中写道：“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人丁一旺，“五通厂”的规模不断扩大，因盐兴市、因盐成邑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四川人一直把“鹹”（xian，同“咸”）读han（音“寒”），比如问“味道鹹不鹹？”其实“鹹”是盐业的专用字，表示卤水的浓度，井浅者鹹轻，井深者鹹重。这个读法最早就来自于川中古老的盐场，而“鹹”也代表了一地盐业的状况，越“鹹”越让人们喜爱，过去桥盐清巴色泽细匀，咸度高，畅销于滇黔两省边岸，云南宣威火腿就是用桥盐腌制而成的。而更重要的是“识盐脉、打井盐、供民食”是国计民生的大事。在后面的历史中，川盐入黔、川盐入滇、川盐济楚、抗战盐业专卖等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中，都离不开桥盐的身影。

清朝同治前，五通桥已雄踞“川省第一场”，后来虽然一度被自贡超越，但其地位在川盐中一直非常重要。民国三年（1914年）时，五通桥已有盐井5224眼，煎锅2404口，年产盐76万担。五通桥由于处在威西盐矿带上，盐卤的总储量相当丰富，据勘探资料表明，五通桥这一带有110亿吨以上的盐卤储量，这是自明清以后大大小小的盐井如春笋般出现的原因。当年宋美龄在游历了西南地区后曾说，“川西平原有极大盐井，一处名自流井，一处名五通桥，这两处尤大”，而这时桥盐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上至成都的府岸、南岸，下至宜宾、泸州及滇黔边岸。

从“五通厂”到“五通桥”的演变中，盐井的轱辘声代替了鸡犬相鸣，白白的盐巴代替了布棉菽粟，一座井架林立的城池渐渐地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作为近现代盐史的标本性小城，如果刨去之前零星的民间“煮海”，其真正急剧变化的过程也不过只有短短的三百年时间。

要是退回去三十年前，小城里还能看到很多老式的井架（也称天车）。这些井架高达数十米，直冲云天，下面有一个很大的轮盘，井架全用原木搭成，一级一级而上，在蓝天白云下保持着桀骜的雄姿。输送卤水的管子是用楠竹做的，叫做视竿。那也是壮观的景象，碗口粗的大竹子，一根一根接着连绵数里，仿佛是小城的脉络。视竿是竹制的，容易破漏，途中爆管的事情经常出现，卤水溅得很高，路人常被“突袭”，这几乎也成了五通桥的街头一景。后来当有男孩子在路边乱撒尿时，就有人大声戏喊：“视竿子爆啰！视竿子爆啰！”当然，这样的声音只能是属于五通桥的。

如今，玉津遗县早被人遗忘，也无任何痕迹可寻，只有“璧玉津”渡口还隐隐约约地存在，为人们留下些远古的思绪。走在江边，只见芦苇丛生，偶有小船来去；天气晴好之时，常见有人在河边野炊、搭帐篷、拍婚纱照，也有人在河滩上去捡石头，颇得天籁之趣。就在这平静而祥和的时光中，可能只有宋白写下的“春风麦陇连蛮芋，细雨梨花间海棠”“峨眉多雨雅江秋，溢岸清波入郡流”等诗句中，还有一个美得不能再美的玉津。

《桥滩记》

《桥滩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